

李宝嘉 著



官场现形记

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知识出版社

8

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官场现形记

李宝嘉 著

· 8 ·

知 识 出 版 社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 言·····	1
第 一 回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勘后进·····	1
第 二 回	
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	14
第 三 回	
苦钻差黑夜谒黄堂 悲镌级蓝呢糊绿轿·····	31
第 四 回	
白简留情补祝寿 黄金有价快升官·····	47
第 五 回	
藩司卖缺兄弟失和 县令贪赃主仆同恶·····	60
第 六 回	
急张罗州官接巡抚 少训练副将降都司·····	75
第 七 回	
宴洋官中丞嫫礼节 办机器司马比匪人·····	90
第 八 回	
谈官派信口开河 亏公项走头无路·····	105
第 九 回	
观察公讨银翻脸 布政使署缺伤心·····	121

第十回

怕老婆别驾担惊 送胞妹和尚多事…………… 135

第十一回

穷佐杂夤缘说差使 红州县倾軋斗心思…………… 150

第十二回

设陷阱借刀杀人 割靴腰隔船吃醋…………… 167

第十三回

听申饬随员忍气 受委屈妓女轻生…………… 182

第十四回

剿土匪鱼龙曼衍 开保案鸡犬飞升…………… 200

第十五回

老吏断狱着着争先 捕快查赃头头是道…………… 218

第十六回

瞒贼赃知县吃情 驳保案同寅报怨…………… 236

第十七回

三万金借公敲诈 五十两买折弹参…………… 253

第十八回

颂德政大令挖震包 查参案随员卖关节…………… 272

第十九回

重正途宦海尚科名 讲理学官场崇节俭…………… 292

第二十回

巧逢迎争制羊皮褂 思振作劝除鸦片烟…………… 309

第二十一回

反本透赢当场出彩 弄巧成拙蓦地撤差…………… 325

第二十二回

叩辕门荡妇觅情郎 奉板舆慈亲勸孝子…………… 343

第二十三回

讯奸情臬司惹笑柄 造假信观察赚优差…………… 358

第二十四回

摆花酒大闹喜春堂 撞木钟初访文殊院…………… 375

第二十五回

买古董借径谒权门 献巨金痴心放实缺…………… 395

第二十六回

模棱人惯说模棱话 势利鬼偏逢势利交…………… 412

第二十七回

假公济私司员设计 因祸得福寒士捐官…………… 426

第二十八回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趋公郎署无意分金…………… 440

第二十九回

傻道台访艳秦淮河 阔统领宴宾番菜馆…………… 459

第三十回

认娘舅当场露马脚 饰娇女背地结鸳盟…………… 477

第三十一回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 说洋话哨官遭殴打…………… 498

第三十二回

写保折筵前亲起草 谋厘局枕畔代求差…………… 519

第三十三回

查帐目奉札谒银行 借名头敛钱开书局…………… 537

第三十四回

办义赈善人是富 盗虚声廉吏难为…………… 558

第三十五回

捐巨贲纨袴得高官 吝小费貂珥发妙谗…………… 577

第三十六回

骗中骗又逢鬼魅 强中强巧遇机缘…………… 593

第三十七回

缴宪帖老父托人情 补札稿宠姬打官话…………… 613

第三十八回

丫姑爷乘龙充快婿 知客僧拉马认干娘…………… 628

第三十九回

省钱财惧内误庸医 瞒消息藏娇感侠友…………… 644

第四十回

息坤威解纷凭片语 绍心法清讼谢多才…………… 659

第四十一回

乞保留极意媚乡绅 算交代有心改帐簿…………… 677

第四十二回

欢喜便宜暗中上当 附庸风雅忙里偷闲…………… 691

第四十三回

八座荒唐起居无节 一班齷齪堂构相承…………… 705

第四十四回

跌茶碗初次上台盘 拉辫子两番争节礼…………… 722

第四十五回

擅受民词声名扫地 渥承宪眷气焰熏天…………… 742

第四十六回

却洋货尚书挽利权 换银票公子工心计…………… 762

第四十七回

喜掉文频频说白字 为惜费急急煮乌烟…………… 781

第四十八回

还私债巧邀上宪欢 骗公文忍绝良朋义…………… 795

第四十九回

焚遗财伤心说命妇 造揭帖密计遗群姬…………… 814

第五十回

听主使豪仆学摸金 抗官威洋奴唆吃教…………… 833

第五十一回

复雨翻云自相矛盾 依草附木莫测机关…………… 854

第五十二回

走捷径假子统膏头 靠泰山劣绅卖矿产…………… 875

第五十三回

洋务能员但求形式 外交老手别具肺肠…………… 894

第五十四回

慎邦交纤尊礼拜堂 重民权集议保商局…………… 911

第五十五回

呈履历参戎甘屈节 递衔条州判苦求情…………… 927

第五十六回

制造厂假札赚优差 仕学院冒名作枪手…………… 948

第五十七回

惯逢迎片言矜秘奥 办交涉两面露殷勤…………… 973

第五十八回

大中丞受制顾问官 洋翰林见拒老前辈…………… 989

第五十九回

附来裙带能谄能骄 掌到银钱作威作福…………… 1008

第六十回

苦辣甜酸遍尝滋味 嬉笑怒骂皆为文章…………… 1024

第五十四回

慎邦交纾尊礼拜堂 重民权集议保商局

却说江南官场上自从这位贤制军一番提倡，于是大家都明白他的宗旨所在，是见了洋人，无论这洋人如何强硬，他总以柔媚手段去迎合他，抱定了“衅不我开”四个字的主义，敷衍一日算一日，搪塞一朝算一朝。制台如此，道、府自不得不然；道、府如此，州、县越发可想而知了。

几个月前头，不知那里死掉一个外国有名的教士。这教士在中国岁数也不少了，一年到头，劝人为善，却着实做些好事。偶尔地方上出了甚么民教不和的案件，只要这位教士到场，任你事情如何棘手，亦无不迎刃而解的。所以各省的大吏亦都感激他。后来奏闻朝廷，不但屡次传旨嘉奖，而且还赏过他顶戴、匾额。由外洋进来传教的，总算数一数二的了。谁知皇天不佑好人，他年纪并不大，忽然得了一病，就此呜呼哀哉。他们在教的人开什么追悼会、纪念会，自有一番典礼，不用细表。单说这位制台大人从前因办交涉也受过他的好处，此时听见他的凶信，立刻先打了一个电报，足足有好几百字，去慰唁他的夫人、儿子；又特地派了自己的二少爷同着本省洋务局老总胡道台，带了吊礼，坐了轮船，前去吊唁。一直等到送过教士的夫人、儿子回国，方才回来。自有此一番举动，大众愈加晓得，不但同在世的洋人往来酬应

必不可少，就是吊死送葬一切礼信也不能免的。因此便有些州、县望风承旨，借着应酬外国人以为巴结制台地步。

目下单说江宁府首府该管的一个六合县。这六合县在府北一百一十五里，离着省城较近，自然信息灵通。此时做这六合县知县的乃是湖南人氏，姓梅，名颢仁，号子赓，行二。这人小的时候，诸事颃颃预预，不求甚解。偶然人家同他说话，人家说东，他一定缠西；人家说南，他一定缠北。因此大家奉他一个表号，叫他做“梅二缠夹”。幸喜他凡事虽然缠夹，只有读书做八股却还来得，居然到二十岁上挣得一名秀才，到二十七岁上又挣得一名举人。有人说：他前一科就该得意的了，只因为一首八韵诗，是“平平平仄仄”平起的，后四韵忘记了，却又闹了个“仄仄平平仄”，变成功仄起的了；因此，房官看到那里，圈不下去，就打了下来。批语上拿他三篇文章赞他天花乱坠，只可惜诗上倒了韵，不能呈荐，着实替他惋惜。等到出榜之后，梅颢仁领出落卷来一看，见是如此，不禁气愤填膺，不怪自己错了韵，反骂主司去取不公，叹自己“文章憎命”。当时有他一个同窗听了他的话，便驳他道：“子赓，你的文章并没有荐到主司跟前，也不是你文章做得不好，是你诗上弄错了韵，出了岔子，是怪不得别人的。”梅颢仁至此方才明白过来，晓得自己粗心所致。只是他命中注定有个举人，到了下一科，便是他发达的那年，自古道，“福至心灵”，三场完毕，没有出岔子，等到出榜，居然高高的中了。

梅颢仁的父亲单名一个蔚字，是个候选通判。此时正跟了一位出使英国大臣凤大人做随员在上海。没有等到听见儿

子的喜信，十天前头，就跟了钦差坐了公司船起身。他父亲的为人生性爱小，欢喜占便宜。离了上海还没有三天，这日正值风平浪静，他一人饭后无事，便踱出来到处闲逛。后来走到一间房舱门里，齐巧这舱里的外国客人，因事到隔壁舱里同别的客人谈天，忘记把自己舱门带上。这梅蔚看了看舱内无人，又见那张外国床上放着一个很大的皮包。他晓得外国人每逢出门，凡是紧要的东西以及银钱等类都是放在这皮包里头的，他便动了垂涎之念；也不管自己是何职分，并是何身价，且忘记自己这趟跟着钦差出洋还是替国家增光来的，还是替国家丢脸来的，此时都不在念，一心一意只想偷他一票。以为：“我此时身在外洋，就是破了案，也没有人认得是我的。”主意打定，便蹑手蹑脚掩入房中，把个皮包提了就走。一提提到自家那间舱内，急忙将门掩上，想把皮包打开来看，谁知又是锁着的。后来好不容易拿小刀子把皮包划破了，把里面的东西一齐抖出，谁知这皮包内只有一卷字纸、几本破书、两上“金四开”，此外一无所有。他看了虽然失望，因想两个“金四开”也值得好几文钱，总算意外之财，这趟卖买未曾白做，便也甚是开心。后来那个失落皮包的客人当时虽然也着实寻找；后来找不着，又因所失甚微，随亦没有追究，所以未曾破案。

船上因为他是中国钦差的随员，每逢吃饭，都叫他跟着钦差一块儿吃大菜。用的家伙，什么刀叉等类，有些都是金子打的，黄澄澄的着实可爱，而且也很值钱。他看了这个，又舍不得了，每逢吃饭，总要偷人家一两件小家伙。而且非但他一个，连他的同事——一位候选知府——也同他一个脾气。当时船上因为差的东西多了，查来查去，方才查出是中国钦

差随员老爷们干的事。那船上的洋人便气极了，不准他们再到大餐间里去吃饭。钦差也晓得了，面子上很难为情，私底下叫了他二人过来，着实申饬他二人一顿。梅颉仁的父亲还不服，说道：“咱们中国的钱被他们外洋弄去的也不少了，趁此拿他点东西也乐得的。”钦差听了格外生气。到了伦敦，就想咨送他回国的；因为接到电报，晓得他的儿子中举，因此才搁了下来。后来还闹出许多笑话，下文再表。

目下单说这梅颉仁中举之后，接到他父亲从英国寄回来的家信，自然有一番欢喜说话；接着又勉励他，无非叫他潜心举业^①，预备明年会试。末后说到自己，还要自己信口胡吹，说他自到外洋办理交涉，同洋人如何接洽，洋人如何相信他，钦差如何倚重他；好在没有对证，骗骗自己的儿子罢了。信上还说：“我的底子不过通判，将来保举虽然可靠，然而一保同知，再保知府，三保道员，其中甚费周章，而且耽误时日。”意思想叫儿子把家里的几亩薄田，还有几处市房，一齐盘给人家，拿出钱来，等儿子明年上京会试的时候，替他上兑捐一个分省补用知府；如此一保便成道员，似乎来的快些。梅颉仁得信之后，遵照办理。

等到事情办妥，已经过了新年，急急起身，跟了大帮举子上京会试。头二场幸喜没出岔子。到了第三场，他每策止限定三百字，不知怎么一个不留心，多拽了一张，闹了一个曳白^②；他急了，便胡凑乱凑，把这条策多凑了一页。虽然没有被贴，然而每篇都是三百字，这篇闹了个“大肚皮”，文理又不甚贯串，自然就吃了这大肚皮亏了。等到出榜，名落孙山，心上好不懊恼。一面急忙忙想替老人家把官捐好，便即出京。

齐巧这年山西闹荒，开办急赈。忽有人同他说起：“目下只要若干银子，捐一个大八成知县，马上就得了缺。”他听说不觉心上一动，说：“老人家的保举总在三年之后，等到开保的前头再给他报捐也不为迟；何如我此刻先拿这钱自己捐个大八成知县？倘或选得一个好缺，这两年之内，先赚上几万银子，也未可知。”主意打定，便把老子的事情搁起，先办自己的事。果然天从人愿，不到半年，便选到江南做实缺知县去了。总算他官运亨通，一选就选到江南六合县知县。到省的时候还是前任制台手里。前任制台是个老古板，见面之后，问了几句话，梅颢仁都是老老实实回答的。前任制台喜欢他，说他是书生本色，因此并不留难，马上就叫藩台挂牌，饬赴新任。到任之后，公事一切尚称顺手，过了半年，无甚差错。制台既是古板，有些性情，同洋人交涉的事件，自不免就要据理直争，不肯随便了事；因此洋人在他手中不甚得意。上宪既如此，做下属的也想以气节自见，都要批驳洋人一两件事情，以为表见之地。

这梅颢仁的为人，虽然没有什么大阅历，然而上司的意旨却也不敢不留心；既留了心，还有什么不照着办的。六合县在内地，同洋人本来没有什么交涉。一天有个教民欠了人家的钱不还，被他抓住了理，打了这教民一顿。这教民本来是个不安分的，所以教士并不来保护他。梅颢仁因此扬扬自得，便上了一个禀帖，以显他的能耐。齐巧前任制台奉旨来京，未曾来得及批他这个禀帖，已经交卸。后任就是现在这位媚外的新制台了。在接管卷内看见这个禀帖，心上老大不高兴，便说：“朝廷敦崇睦谊，视教民如赤子，不憚三令五申，叫地方官极力保护，该令岂无闻知？乃胆敢虐待教民，又复

砌词渎禀，以为见好地步，实属糊涂谬妄！除严行申饬外，并记大过三次，以为妄启外衅者戒！”不伦不类，骂了下来。梅颺仁接着一看，赛如一盆冷水从头顶上直浇下来；心想：“前任制宪是如此，后任制宪又是如此，真正叫我们做属员的为难死了！但为今之计：当王者贵，少不得跟着改变从前的宗旨，或者还可立脚。”

凡是初次出来做官的人，没有经过风浪，见了上司下来的札子，上面写着什么违干、未便、定予严参等字样，一定要吓的慌做一团，意思之间，赛如上司已经要拿他参处的一般。后来请教到老夫子，老夫子譬解给他听，说：“这是照例的话句，照例的公事，总是如此写的。”头一次他听了，还当是老夫子宽慰他的话，等到二次、三次弄惯了，也就胆子放大，不以为奇了。又凡是做官的人，如在运气头上，一帆风顺的时候，就是出点小岔子，说无事也就无事；倘或正在高兴头上，有人打他一下闷棍，无论大小事件，他吃了这个瘪子，心思登时不灵，手足也就登时无措了。

目下单表这梅颺仁到任已经半年，各种什面都算见过；再加制宪垂青，公事顺手，虽然他的为人平时有点颀颀，因在运气头上，倒也并不觉得。只可惜忽然换了上司，变了局面，结结实实一个钉子碰了下来，正是上文所说的，“在高兴头上，被人打了一下闷棍”，登时弄得两眼漆黑，走头无路。一回又想做好官：“索性同上司去碰上一碰，就是革职，也博个强项声名。”一回又想：“自己巴结到这个官，也很不容易，而且缺分又好；倘或同上头闹翻了，莫说参官，就是撤任，在省里闲空起来，这是何犯着呢！况且这捐官的钱原是预备替老人家过班的；如今还没有补上这个空子，已经把功名丢掉，怎

么对得住老人家呢。”有此几个讲究，少不得就要委曲下来，改换自己的宗旨。照此看来，人家虽称他为“缠夹先生”，其实他并不缠夹。但是他自从受了这个瘪子，少不得气焰登时矮了半截，不但精神委顿，举止张皇，就是说话也渐渐的语无伦次了。六合离省城最近，制台一举一动，都有耳报神前来报给他的。他见制台是如此举动，越发懊悔他自己的从前所为，只因矫枉过正，就不免闹出笑话来了。

南京城里回子顶多，因此这六合的地方也就不少。有一天一个回子被一个人扭到衙门里喊冤。喊冤的人叫卢大，回子叫马二。卢大控告马二，说被马二一拳头打掉他一个门牙，淌了若干部的血；同马二评理，马二不服，抡起拳头，接连又是三拳，现在腰里膀子上都受了重伤，所以扭来求大老爷伸冤。其时正值梅大老爷早堂未散，一听是斗殴小事，便吩咐把两造带到案前跪下。梅大老爷先把名字问个明白，然后又追问为什么彼此打架。卢大尚未开口，马二先抢着说。才说得一句“同大老爷的话”，梅大老爷晓得他是被告行凶打人的人，心上先有三分不愿意，他便把眼睛一楞，拿惊堂木一拍，骂了声“忘八蛋！老爷还没有问到你，用你插嘴！”两边差役一见老爷动气，便一齐吆喝：“不准多嘴！”老爷至此，方才细问卢大端的。卢大道：“小的在南街上王公馆里管厨。王公馆的主人喜欢吃烧鸭子。这马二店里，油鸡、烧鸭子、咸水鸭子都有。小的整天上街买菜，总到他店里买半只烧鸭子。这天买了菜回来，又到他店里，小的就拿菜篮子往他柜台上一摆，他就同小的翻起来了。小的同他讲理，说：‘我同你也算老主顾了，就是借你的柜台摆摆篮子也不打紧，用不着这个样子。’”梅大老爷说：“是啊，他怎么样呢？”卢大道：“他把

眼睛一竖，说道：‘别的事情咱同你讲朋友，这个可来不得！’”梅大老爷道：“你怎么说呢？”卢大道：“我说：‘我的篮子摆末已经摆了，收不回去的了；你待怎么我的？’”青天大老爷！这马二听到这里，也不同小的再说什么，便伸过来一拳头。小的一个不防备，早把小的的门牙打下来了，现在还在这里淌血哩。小的赶着问他为什么打人，他举手又是三拳，这可把小的打坏了。”梅大老爷一听这话，便把惊堂木一拍，脸上露出一团怒气，指着马二骂道：“好个混帐忘八蛋！他借你柜台摆摆篮子，什么大不了的事！你胆敢行凶打人，这还了得！”说着，就伸手到签筒里去抓签，想打马二的板子。

那马二急了，便在地下碰头，说道：“我的老爷！你听明白了再动气，小的是在教啊。”梅颢仁上次原是因为打了教民，碰了制台钉子，这番一听“在教”二字，不觉心上毕拍一跳，忙从签筒里先把那只手收了回来，心上独自想道：“好险呀！几乎闹出点事情来！”一面拿袖子擦头上的汗，一面又吩咐马二快说。说话时，那梅大老爷的脸色已经平和了许多，就是问话的声音也不像先前之疾言厉色了。当下只听得马二回道：“大老爷明鉴：小的从老祖宗下来一直在教。”梅颢仁道：“原来你是世代在教。你们教里的规矩我晓得的。快起来，快起来，不要你跪着说话。”于是马二站立在公案西边，原告卢大倒反跪在下面。

只听马二又回：“小的的柜台借给他摆摆篮子，原不打紧。大老爷可晓得他篮子里是些什么？”梅颢仁道：“是些什么？”马二道：“请大老爷问卢大。”卢大接口道：“篮子里有什么，有他妈妈的肉！”梅颢仁把惊堂木一拍，道：“公堂之上，由你信口骂人，看来就不是个安分东西。给我打嘴！”左右一声

吆喝，登时几个人上来，犹如鹰抓燕雀一般，揪住卢大，打了十个嘴巴。老爷又问马二。马二道：“小的是清真教门，猪肉这件东西原是忌的。卢大篮子里又是猪头，又是猪蹄子，不干不净，就往小的柜台上一摆。小的先同他好说，叫他不要摆；不料他倒恼了，开口就骂小的，说什么‘猪爹爹’、‘驴祖宗’。可把小的气极了，顺手推了他一把是有的。小的并没有敢拿拳头打他。这都是他浑告，求大老爷的明鉴。”

原来梅颺仁一时糊涂，只认做中国人吃了教便称“在教”，并不曾想到回子也称“在教”。虽是马二供了出来，他还是执迷不悟，连说：“你们教里规矩，自然是吃了教就得念经，念了经就得吃素，什么荤腥原不准进门的。这件事是卢大不是。……依我老爷的意思，卢大就先该打。”卢大一听老爷要打他，连忙分辨道：“他的教并不是人家吃的那个教，用不着吃素，他自己还宰鸡鸭哩。”梅颺仁道：“无论他那一教，都是一样，本县皆有保护之意，断不容你们这些刁民欺负他的。”说着，又喝令：“拖下去打！”卢大急了，拚命的磕头，说：“求老爷的恩典！”梅颺仁道：“你这东西可恶，不能如此便宜你！你还是愿打呢，还是愿罚？”卢大又磕头道：“大老爷的恩典！小的一个当厨子的，那里有许多罚呢？”梅颺仁道：“不罚不成功！现在姑念你初次，我老爷格外加恩典给你，你拿出三十块钱给马二重修柜台，就此完案。如果不罚，打八十大板，枷在马二店门口三个月。你自己想，还是走那一条路好？”卢大又磕头道：“三十块实在罚不起。”后首求来求去，减到十二块洋钱，当天还没有。梅颺仁便吩咐拿他交保出外措资，限三天交案；随嘱咐马二到第三天当堂来领。马二打了人，倒反打了赢官司，好不兴头。可怜卢大挨了马二一顿

打，老爷非但不给他伸冤，还要罚他出钱，真正晦气！

闲话休表。且说转眼之间，三天限期已到。卢大怕打，早已连借带当，凑了十二块洋钱送到衙门里来。此时老爷正坐在堂上理事，卢大把洋钱交了上去，老爷吩咐他一旁静候，等到马二到案具领，准予销案。卢大无可奈何，只得息心屏气，等在外面。谁知一等等到散堂，那马二还没有来。老爷没有工夫等他，早已退堂。卢大却不敢就走。后来好不容易等到了灯，马二才来。老爷叫原差出来，问他为什么到此时才来。他说他的老师父死了，前去帮忙，所以到这会才来的。原差据情禀复。老爷便问：“可是他教里的老师父？”原差道：“正是。”

梅颺仁心上盘算道：“上回我打了那个吃教的，他们教帮中一定是恨我了；如今我何不借着这件事情同他们联络联络，不但可以解释前嫌，而且叫上头制台瞧着心上也欢喜。况且近来不多几时，那一省死掉一个教士，制台还派了自己的二少爷前去吊孝；我的官比不上他，总得自去走一趟，叫人家看着也郑重些。”想定主意，仍叫原差出来问马二，问他们的老师父在那里死的。马二照说一遍。梅颺仁又叫原差出来留住马二，说：“老爷要去上祭，叫你领路，一块儿同去。”马二自然遵命。梅颺仁便吩咐大厨房里立刻备一桌祭席，叫人挑着，自己亦就顶冠束带，出来上轿。马二在前领路，一领到清真寺门口，歇下轿子。老爷出轿，其时已是深夜，亦看不出上面写的是几个什么字，梅颺仁还疑心他们是个礼拜堂。连忙踱到里而，忙着叫跟来的人摆设祭筵。那马二却早已去找老师父的家小以及他们那般在教的，霎时男男女女，亦就聚了七八十个人；有些都是听说大老爷来上祭，赶着来瞧